



得自己特別幸福，但每當遇到不開心時，她都會到教堂祈禱。永祥則從小到大都沒有信仰，但小學和中學都是基督教學校，基本上對宗教不抗拒，但在中學時卻疑問為何他不相信宗教都要考聖經，就算當時要強制性報考，他也不去應考，以反叛作宣洩內心的不滿。直至拍拖，因為錦蘭是天主教徒，他才跟她上聖堂，當時很享受「祝平安」這個握手禮，因為這方式可以領會到人與人之間築起的那幅牆可以在頃刻間消失得不見蹤影。在兒子允善出世後不久，神父和修士來探訪他們，神父問 BB 會否領洗，又問永祥學不學道理，他當時毫不猶疑，一口就答應，於是在九六年慕道，於九八年和兒子允善一同領洗。

## 警號

永祥承認夫婦關係不好，對允善在學校的行為、表現和成績，都有極大的負面影響。他記得允善還在幼稚園高班那段期間，一次兩人吵架中，允善遞上一張字條，上面寫著：「爸爸媽媽和氣！」只在那一刻，他有停下來想想自己是在做什麼，但往後由於衝突愈來愈多，允善就愈來愈少和他們談話。

錦蘭也將允善成績差劣歸咎到夫婦在教導允善上出現重大分歧，有時藉著痛打允善，在某程度來說，將他作為發洩對象，現在心中尚有愧咎。既然父子女關係和角色是不能改變的，唯一可以改變是環境。剛巧有同事的兒子在深圳讀書，所以跟允善商量過及在他同意之下，讓他前往深圳升學。既然在香港不開心，在那裡有人可以照顧他，加上允善的性格是外向，在那裏總好過在父母身邊。鄭氏伉儷但願允善健康成長後，能當一個堂堂正正和頂天立地的人。

## 知易行難

永祥分享著與太太相處時經常遇到的困擾。在公司有不開心的事情，既不能在公司表露出來，回到家中希望有一個信任的人傾吐內心鬱結，能聽到一些諸如「唔駛擔心，我會投你一票，有屋企人支持你等等」。但太太卻不會這般回應，只用一些諸如「梗係你唔喺」的指責言詞，更用理性來分析事端的是與非！

永祥選擇繼續祈禱作回應，因為人所做的有限，某些東西若要成全的話，就只有向上主呼求。直到這一刻，他倆尚未進入福地，唯有繼續仰望和祈禱。在二〇〇〇年，兩人參加了夫婦培訓班和夫婦懇談會。永祥對太太的看法有了一些改變，她的出現使他在境界上，從昔日那個低層次的永祥有所提升，他相信跟錦蘭一起同行，她的倔強逼使自己作更多的自省，能看清自己的缺點，帶來改變。錦蘭在參加過培訓班之後，最得益是不斷吸收到別人的經驗，也欣賞丈夫在看到別人不好的東西時，能自省及警惕自己，但自己能應用的就不算懂得太多。

於二〇〇一年，兩人加入伉儷會。鄭氏伉儷最喜歡參加「夫婦避靜」，也定期參加音樂人唱家班。自此，身邊都是教友和夫婦班的朋友比較多，耳濡目染，關係也逐漸有所進步。永祥堅定的說：「兩口子行到現在這個時候實在已不容易，我足足浪費了十年時間，若能保持像今天的活力，和那份共融，於願足矣！」他還是透過不斷的學習求取進步，若錦蘭同步也懂得去接受意願之外的事情，一切可以從頭開始，兩人在往後的日子裏去逐步實踐婚姻的承諾。

## 轉危為機

從筆者的角度看來，這兩口子過去的婚姻路絕不平坦，前面要跨越的山巒幽谷還是相繼有來，跌跌碰碰的日子是預期的；卻可幸看見他們有著共同的信念，願意暫且將一些障礙擱置一旁，是真心無悔的放下，期待適當的時機降臨，才一鼓作氣去處理這些深層矛盾。畢竟十多年來的折騰著實使人疲累，局外人是不能體會到的，他們要有足夠的時間療傷，重新整理自己的裝備（自我認識和反思），才可振作一番，無畏的踏上這段曲折路途。願上主為他們所感動，賜予他們信心和力量，早結情花瑞果，再次為我們見證婚姻是可行的。

盈清 / 展輝報道